

四川西昌蚂蝗坎遗址西周墓发掘简报
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
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
西昌市文物管理所

一 概况

蚂蝗坎遗址位于四川省西昌市月华乡宁乐村,西靠轿顶山余脉牛背山,东临安宁河,属于安宁河中游山间扇形坡地,地势西高东低。地理坐标北纬 28°06', 东经 102°08', 海拔约

1570 米。遗址平面整体呈长方形分布,南北长约 800、东西宽约 200 米,面积约 160000 平方米(图一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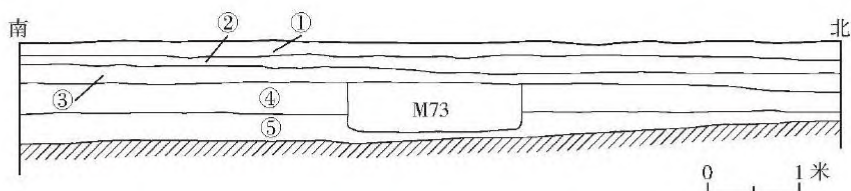
为配合基本建设,2018 年 6 月,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、西昌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,对蚂蝗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。共布 10 米×10 米正北方向探方 36 个,发掘面积 3600 平方米(遗址编码 2018 SX YM)。清理先秦、汉晋及明清时期墓葬、灰坑、灰沟、房址、柱洞等各类遗迹 180 余处。出土陶、瓷、铜、铁、银、石、琉璃、漆器等 400 余件,各类标本数千件。

蚂蝗坎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墓葬 11 座,均为竖穴土坑墓。墓葬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,墓向为东西向,集中分布于发掘区南部。按墓葬平面分“凸”字形、圆角长方形两类。“凸”字形竖穴土坑墓带长条形墓道,墓室平面呈长方形。墓葬现存深度不足 1 米。墓内几乎未见墓主人骨骼和棺槨残痕。随葬器物集中分布在墓室,数量多寡不一,陶器数量最多,石器和铜器



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

图二 T0303 西壁剖面图



数量较少。现将典型墓葬简报如下。

二 地层堆积

根据土质、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,遗址地层堆积可分5层。以T0303西壁为例介绍如下(图二)。

第①层:现代耕土层。红褐色细沙土层,土质疏松。厚0.08~0.33米。包含大量植物根茎、小石块,另有少量近现代瓷片、瓦片等。

第②层:黄褐色沙土,土质较疏松。厚0.07~0.23米。包含较多植物根茎、少量细小石粒,该层为扰土层,出土少量宋明时期至近代的陶、瓷片及瓦片等。

第③层:灰褐色黏土,土质较致密。厚0~0.35米。包含较多细小石粒,出土少量陶片,为唐宋时期文化层。M73叠压于此层下。

第④层:黑灰色沙土,土质较致密。厚0.15~0.36米。包含较多细小石粒,为先秦时期文化层。出土少量先秦时期陶片,多为夹砂红陶。

第⑤层:灰黑色粗沙土,土质较致密。厚0.12~0.48米。包含较多砾石、大块石及少量先秦时期陶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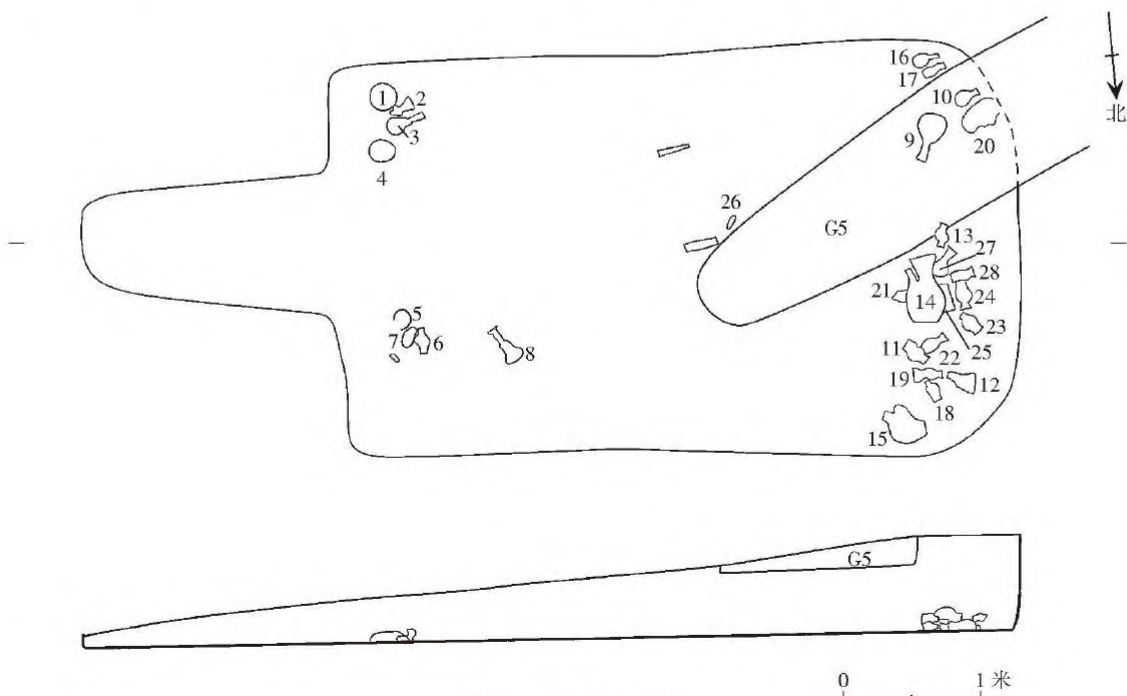
第⑤层以下为生土。

三 墓葬介绍

(一)M15

1. 墓葬形制

M15叠压于第③层下(第④层和第⑤层缺失),打破生土,西南角被G5打破,“凸”字形竖穴土坑墓,方向95°。现存墓道长1.3、宽0.4~0.8、深0.06~0.15米。墓室东西长4.9、南北宽



图三 M15 平、剖面图

1、4、5、14、15、27. 陶带流壶 2、3、6~13、17~24、28. 陶杯 16、25. 陶甗 26. 铜剑



图四 M15 发掘情形(上为南)

2.1、残深 0.06~0.5 米,直壁,平底(图三、四)。墓内填土为青灰色细沙土,土质疏松,包含较多小石粒和陶片。1 件铜钏,残损严重,未能提取。其余 27 件均为陶器,主要为带流壶、杯及觚三种器物,大部分可复原。

2. 随葬器物

28 件。随葬器物集中分布在墓室的三个区域:墓室西北角发现的数量最多,墓室东南角

和东北角数量较少。

陶杯 19 件。据具体形态不同,分 4 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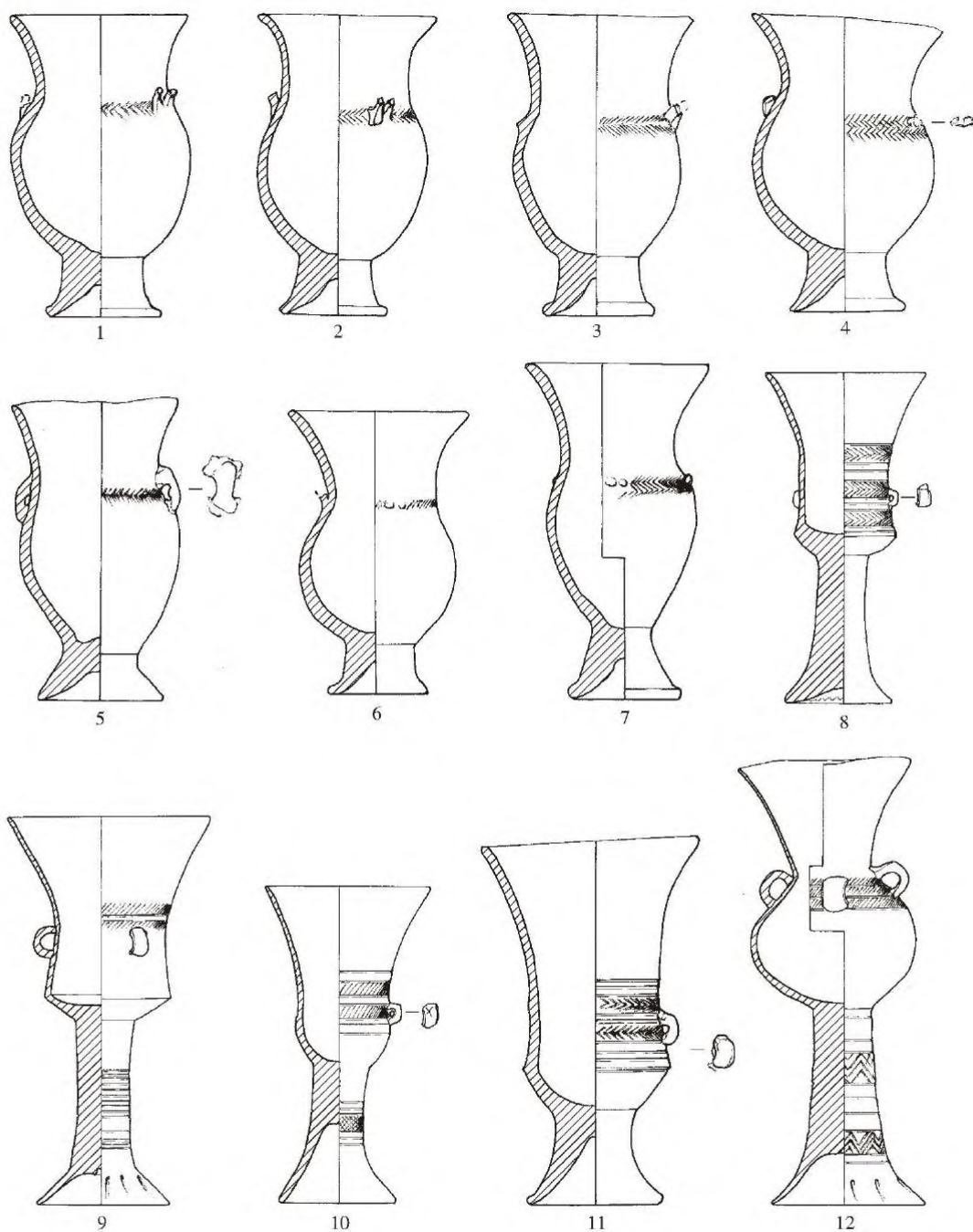
A 型 修复 7 件。喇叭口,圆唇或尖圆唇,卵形腹,高圈足。器身多素面,部分陶杯颈部施刻划纹。标本 M15: 24,夹粗砂陶,器身局部呈灰褐色和黄褐色。颈部残存一乳突,刻划一周细密的“《”形纹。口径 7.8、底径 5、高 13.2 厘米(图五、七:1)。标本 M15: 10,夹粗砂褐陶。颈



图五 A 型陶杯(M15: 24)



图六 A 型陶杯(M15: 10)



图七 M15 出土陶杯

1~7. A 型(M15 : 24、10、9、21、7、22、23) 8~10. B 型(M15 : 8、13、3) 11. C 型(M15 : 2) 12. D 型(M15 : 12) (8~10、12 为 1/4, 余为 1/3)

部施一周“《”形纹, 残存一大凸棱和两小盲耳。口径 7.6、底径 4.8、高 13.3 厘米(图六、七: 2)。

标本 M15 : 9, 夹粗砂黄褐陶。颈部刻划一周“《”形纹, 残存一乳突。口径 8、底径 4.8、高 13.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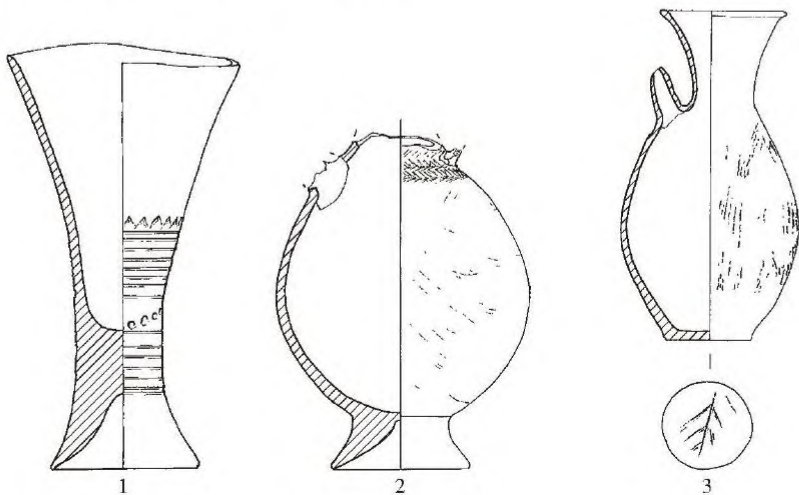
图八 B型陶杯(M15:8)



图九 C型陶杯(M15:2)

厘米(图七:3)。标本 M15:21,夹粗砂黄褐陶。颈部和上腹从上至下刻划两层“《”形纹。颈部置一对乳突。口径 8.2、底径 4.9、高 13.2 厘米(图七:4)。标本 M15:7,粗泥质黑陶。颈部置一对桥形耳,并刻划一周“《”形纹。口径 8.2、底径 4.9、高 13.2 厘米(图七:5)。标本 M15:22,夹粗砂灰褐陶。颈部依稀见有“//”形刻划纹,残存三只耳的下端。口径 7.8、底径 4.3、高 12.3 厘米(图七:6)。标本 M15:23,夹砂黄褐陶。肩部刻划一周“《”形纹,置三组小乳突,每组两个。口径 8、底径 4.9、高 14.6 厘米(图七:7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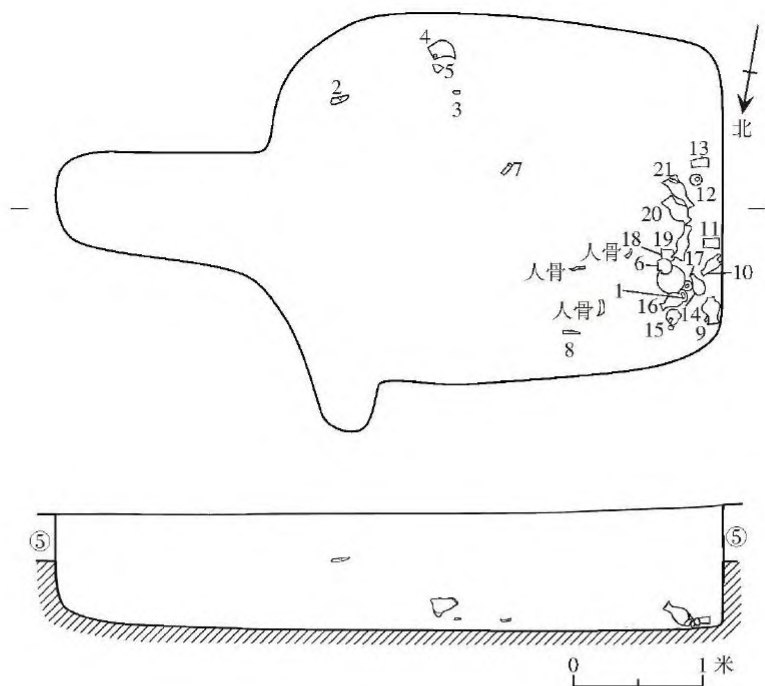
B型 修复 3 件。侈口,尖圆唇,束腰,圜底,细高柄圈足。标本 M15:8,粗泥质黑褐陶。腹部置一对不对称的桥形耳,下腹折棱明显。腹部从上至下刻划三层“《”形纹,各层刻划纹间以抹光的凹弦纹。口径 9.4、底径 6.2、高 19.2 厘米(图七:8、八)。标本 M15:13,泥质黑褐陶。腹部等距离置三个桥形耳,下腹折棱明显。腹中部刻划两层“//”形纹,柄部施凹弦纹。口径 11.6、底径 7.6、高 22.6 厘米(图七:9)。标本 M15:3,泥质灰褐陶。细高柄,腹部折棱不明显,单耳。下腹刻划两层“//”形纹,间以弦纹。口



图一〇 M15 出土陶器
1. 觚(M15:25) 2、3. 带流壶(M15:1、14) (1为 1/3,2为 1/4,3为 1/8)

图一 M36 平、剖面图

1. 陶网坠 2. 穿孔石刀 3. 陶管状流 4. 陶器盖 5. 陶碗 6、9、20. 陶带流壶 7. 砺石 8. 铜削 10、11、13~19、21. 陶杯 12. 陶觚



径 9.6、底径 6.8、高 18.4 厘米(图七: 10)。

C 型 1 件(M15: 2)。泥质灰褐陶。侈口,束腰,矮粗柄。下腹置一对小耳。口径 9.4、底径 5.9、高 16 厘米(图七: 11、九)。

D 型 1 件(M15: 12)。泥质灰陶。喇叭口,尖圆唇,束颈,圆鼓腹,高柄。颈下方等距离置三个小桥形耳。上腹刻划三层“//”形纹,柄部施凹弦纹和波浪形刻划纹。口径 10、底径 8.8、高 26.2 厘米(图七: 12)。

陶觚 2 件。标本 M15: 25,泥质灰褐陶,口沿局部呈黄褐色。喇叭口,尖圆唇,深弧腹,束腰,圈足。下腹和柄部施数条凹弦纹,柄上部戳印一圈连珠纹。口径 9、底径 5.8、高 17 厘米(图一〇: 1)。

陶带流壶 6 件。标本 M15: 1,泥质黑褐陶。口颈和流部残缺,圆鼓腹,喇叭形圈足。颈部刻划两层“》”形纹。底径 7.4、高 17.8 厘米(封三: 1;图一〇: 2)。标本 M15: 14,泥质黑褐陶。喇叭口,管状流,束颈,弧腹,平底,底部施叶脉纹。口径 13.6、最大腹

径 18.8、底径 8.8、高 35.2 厘米(图一〇: 3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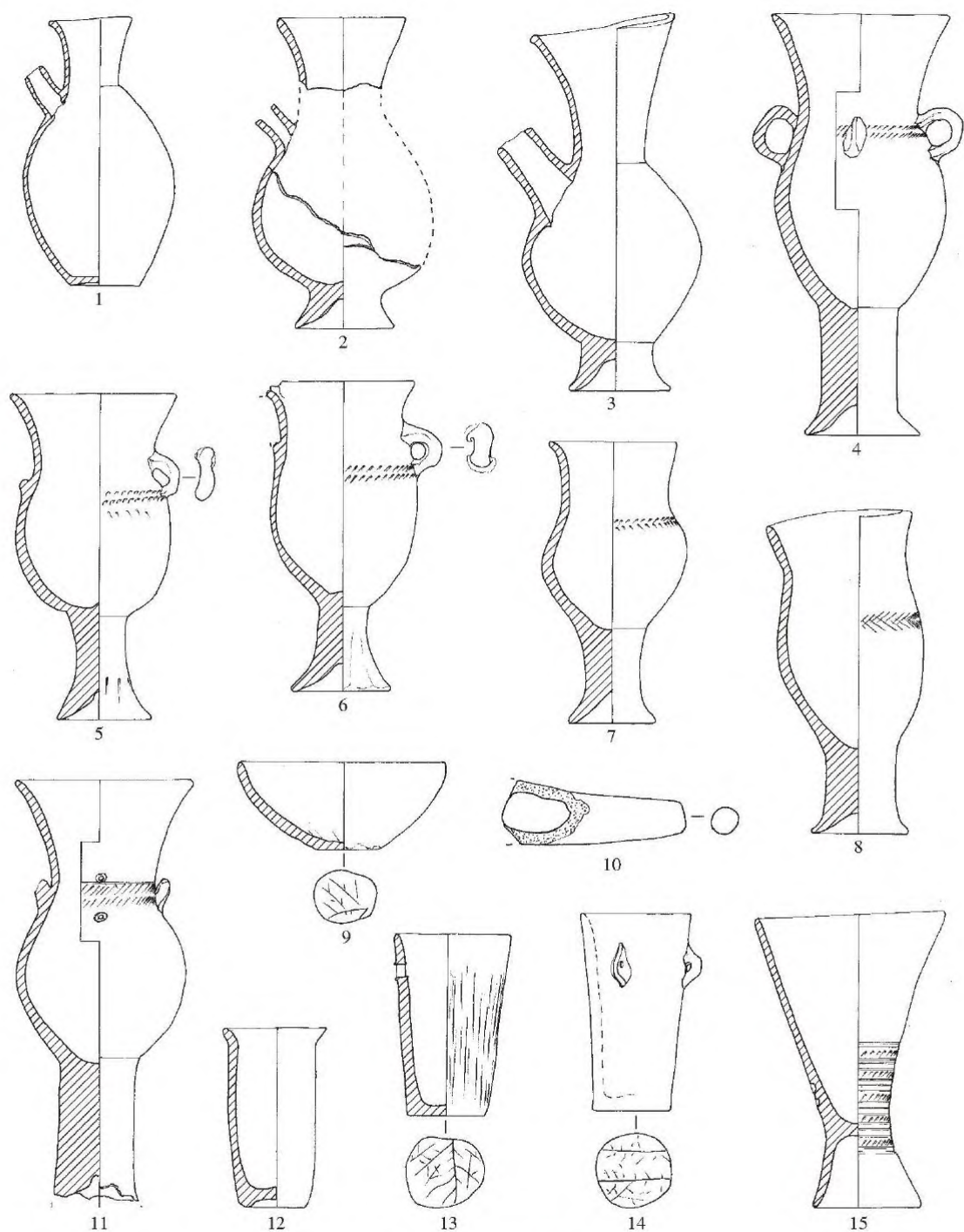
(二)M36

1. 墓葬形制

M36 叠压于第④层下,打破第⑤层和生土,开口距地表 0.5~0.6 米。“凸”字形竖穴土坑墓,方向 81°。现存墓道长 1.4、宽 0.64~0.72、深 0.4~0.8 米。墓室直壁,平底,长 4.6、东部最宽处 3、中部宽 2.6、西部宽 2.25、深 0.7~0.9 米。在墓室东北转角处有一明显的尖圆角外凸,最远凸



图一二 M36 发掘情形(上为南)



图一三 M36出土陶器

1-3. 带流壶(M36: 6, 9, 20) 4-8, 11. 高柄杯(M36: 19, 15, 16, 10, 14, 21) 9. 碗(M36: 5) 10. 管状流(M36: 3) 12-14. 筒形杯(M36: 11, 17, 13) 15. 觚(M36: 12) (1为1/8, 10为1/2, 余为1/4)

出0.33米(图一一、一二)。墓内填土上层为黑色细沙土, 下层为黄褐色沙土, 两层填土均包

含较多陶片和少量炭屑, 下层填土中发现1件石器。

2. 随葬器物

21件。随葬器物集中堆积在墓室西北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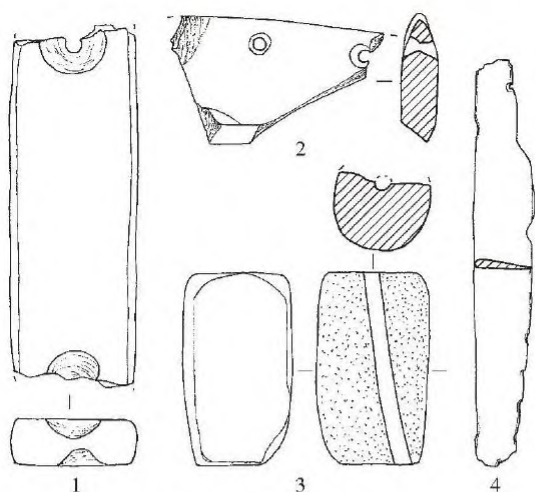
陶带流壶 3件。喇叭口,尖圆唇或圆唇,束颈,鼓腹,颈部下方置管状流,多素面。标本 M36:6,夹粗砂黄褐陶。平底。口径 3.5、底径 9、高 32.4 厘米(图一三:1)。标本 M36:9,泥质灰陶。矮圈足。口径 8.4、底径 6 厘米(图一三:2)。标本 M36:20,泥质灰褐陶,口沿上部微发黄。管状流较粗,矮圈足。口径 8.8、底径 6.2、高 23.4 厘米(封三:2;图一三:3)。

陶管状流 1件(M36:3)。残。夹砂灰褐陶。残长 5.3 厘米(图一三:10)。

陶高柄杯 8件。侈口,尖圆唇,短弧颈或束颈,卵形腹,高柄圈足或喇叭形圈足。标本 M36:19,夹粗砂黄褐陶。颈部施刻划纹,等距离置一对桥形耳和一对乳突(图一三:4)。标本 M36:15,夹粗砂灰褐陶。肩部施两层戳印纹,残存一桥形耳。口径 8.2、底径 5.8、高 20.2 厘米(图一三:5)。标本 M36:16,夹粗砂黄褐陶。口沿残缺,肩部施两层戳印纹,残存一桥形耳。口径 9.2、底径 6.1、高 19.2 厘米(封三:3;图一三:6)。标本 M36:10,夹粗砂灰褐陶。器表粗糙。颈部刻划一周“《”形纹。口径 7.8、底径 5.3、高 17.4 厘米(图一三:7)。标本 M36:14,夹粗砂灰褐



图一五 陶筒形杯(M36:13)



图一四 M36 出土器物

1. 砺石(M36:7) 2. 穿孔石刀(M36:2) 3. 陶网坠(M36:1)
4. 铜削(M36:8) (均为 1/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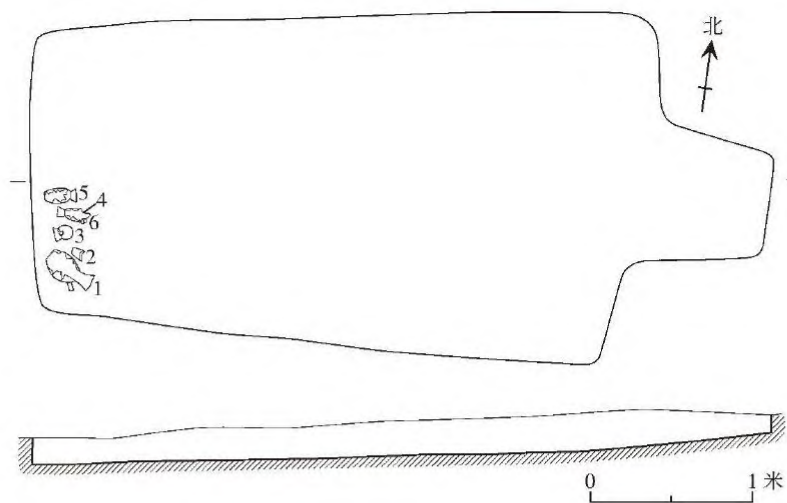
陶。上腹刻划一周“《”形纹。口径 8.8、底径 5.9、高 19.9 厘米(图一三:8)。标本 M36:21,夹粗砂红褐陶。颈部施刻划纹,置一对大乳突,圈足残。口径 8.9、底径 2.9、高 26 厘米(图一三:11)。

陶碗 1件(M36:5)。夹粗砂黄褐陶。口微侈,圆尖唇,弧腹,平底,底部施叶脉纹。口径 12.7、底径 3.8、高 5.5 厘米(图一三:9)。

陶筒形杯 3件。口微侈,圆尖唇,整体呈直筒状,深腹近直。标本 M36:11,泥质灰褐陶。平底内凹。素面。口径 6.3、底径 4、高 11.5 厘米(图一三:12)。标本 M36:17,泥质黑陶。上腹有一小穿孔,平底。底部施叶脉纹。口径 7.2、底径 4.8、高 11.3 厘米(图一三:13)。标本 M36:13,



图一六 穿孔石刀(M36:2)



图一七 M66平、剖面图

1. 陶带流壶 2. 陶杯 3、4. 陶带流杯 5. 陶圈足杯 6. 陶水注

泥质灰褐陶,口沿泛黄。平底。上腹置三个盲耳,器底施叶脉纹。口径6.8、底径4.7、高12.2厘米(图一三:14、一五)。

陶觚 1件(M36:12)。泥质灰褐陶。喇叭口,圆尖唇,深弧腹,圈足。器身上至下刻划五层“//”形纹,各层刻纹间以三条凹弦纹。口径11.6、底径6.6、高18.4厘米(图一三:15)。

砺石 1件(M36:7)。残。青灰色,长条形,一端有穿孔,另外一端双面对钻未穿。长9.7、宽3.4、厚1.3厘米(图一四:1)。

穿孔石刀 1件(M36:2)。填土内出土。残。青灰色粉砂岩,三角形,一个穿孔完整,另外一个穿孔残缺。残长5.6、宽3.4、厚1厘米

(图一四:2、一六)。

陶网坠 1件(M36:1)。泥质黑褐陶。呈长条形算珠状,穿孔倾斜。长5.1、直径2.5厘米(图一四:3)。

铜削 1件(M36:8)。刃部缺口明显。直背,弧刃,刀尖微上翘。刀柄残断,与刀身直接相连。长10.8、宽1.6、最厚0.3厘米(图一四:4)。

(三)M66

1. 墓葬形制

M66叠压于第③层下,打破生土。“凸”字形竖穴土坑墓,方向85°。长条形墓道,东窄西宽,东端宽0.58、西端宽0.88、长0.7、深0.1~0.24米。墓葬底部近坡状,东高西低。墓室平面呈长方形,长3.8、宽1.72~2.18、残深0.1~0.4米。墓室底部较平(图一七、一八)。墓内填土为黑灰色沙土,较疏松,包含较多角砾。

2. 随葬器物

6件。均为陶器,1件陶杯残损严重,未修复,集中在墓室西南角。

陶带流杯 2件。夹粗砂黄褐陶,敞口,圆尖唇,束颈,颈部置管状流,卵形腹,矮圈足。颈部施三层戳印纹。标本M66:3,颈部置一对紧邻的桥形耳。口径8.8、底径4.4、高16厘米(封三:4;图二一:1)。



图一八 M66局部

标本 M66 : 4, 底部向上凸起明显, 颈部置一桥形耳。口径 8.8、底径 7.2、高 21 厘米(图二一 : 3)。

陶圈足杯 1 件(M66 : 5)。夹粗砂黄褐陶。侈口, 圆尖唇, 短弧颈, 卵形腹, 底部向上凸起, 矮圈足。颈部下方施三圈戳印纹, 四个大尖状乳突等距离分布。口径 9.6、底径 5.8、高 18.8 厘米(图二一 : 2)。

陶带流壶 1 件(M66 : 1)。夹粗砂黄褐陶。喇叭口, 圆尖唇, 束颈, 颈部置管状流, 鼓腹, 平底。颈部施三层戳印纹, 器底刻划叶脉纹。口径 10.8、底径 9.6、高 28 厘米(图二一 : 5)。

陶水注 1 件(M66 : 6)。泥质红褐陶。长弧颈, 圆鼓腹, 上腹有一圆孔, 平底。口径 3.2、底径 6、高 21.6 厘米(图一九、二一 : 8)。

(四)M19

1. 墓葬形制

M19 叠压于第④层下, 打破柱洞 D11、第⑤层和生土。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, 方向 70°。墓长 2.23、宽 0.8~0.88、深 0.68~0.76 米。直壁, 平底(图二〇)。墓内填土为灰黑色细沙土, 土质较疏松, 出土陶片较多。

2. 随葬器物

4 件。均为陶器, 分布在墓葬中部和西部。

陶碗 1 件(M19 : 4)。夹粗砂黄褐陶。敞口, 圆尖唇, 斜弧腹, 矮圈足。器底刻划叶脉纹。口径 10.8、底径 5.2、高 5.6 厘米(图二一 : 10)。

陶带流壶 1 件(M19 : 3)。泥质灰褐陶。侈口, 圆唇, 短弧颈, 圆鼓腹, 平底。颈部一侧置较粗的管状流, 另一侧置一小耳。肩部刻划两层“//”形纹, 间以三道凹弦纹, 器底刻划叶脉纹。口径 9、底径 4.5、高 10.2 厘米(封底; 图二一 : 7)。

陶圈足器 1 件(M19 : 2)。泥制黑陶。仅存喇叭状圈足。底径 4.4、高 3.8 厘米(图二一 : 9)。

陶罐 1 件(M19 : 1)。口部和颈部残缺。夹粗砂黄褐陶。圆弧腹, 平底。器身素面, 器底刻划叶脉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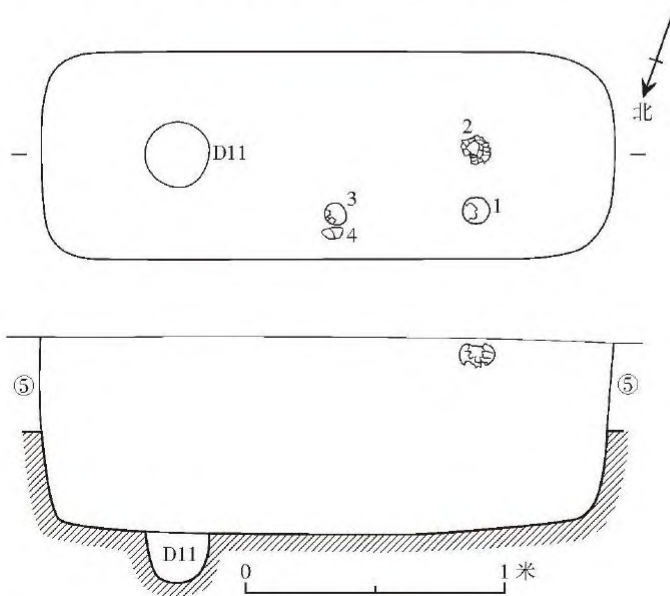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九 陶水注(M66 : 6)

底径 7、高 9.4 厘米(图二一 : 6)。

(五)M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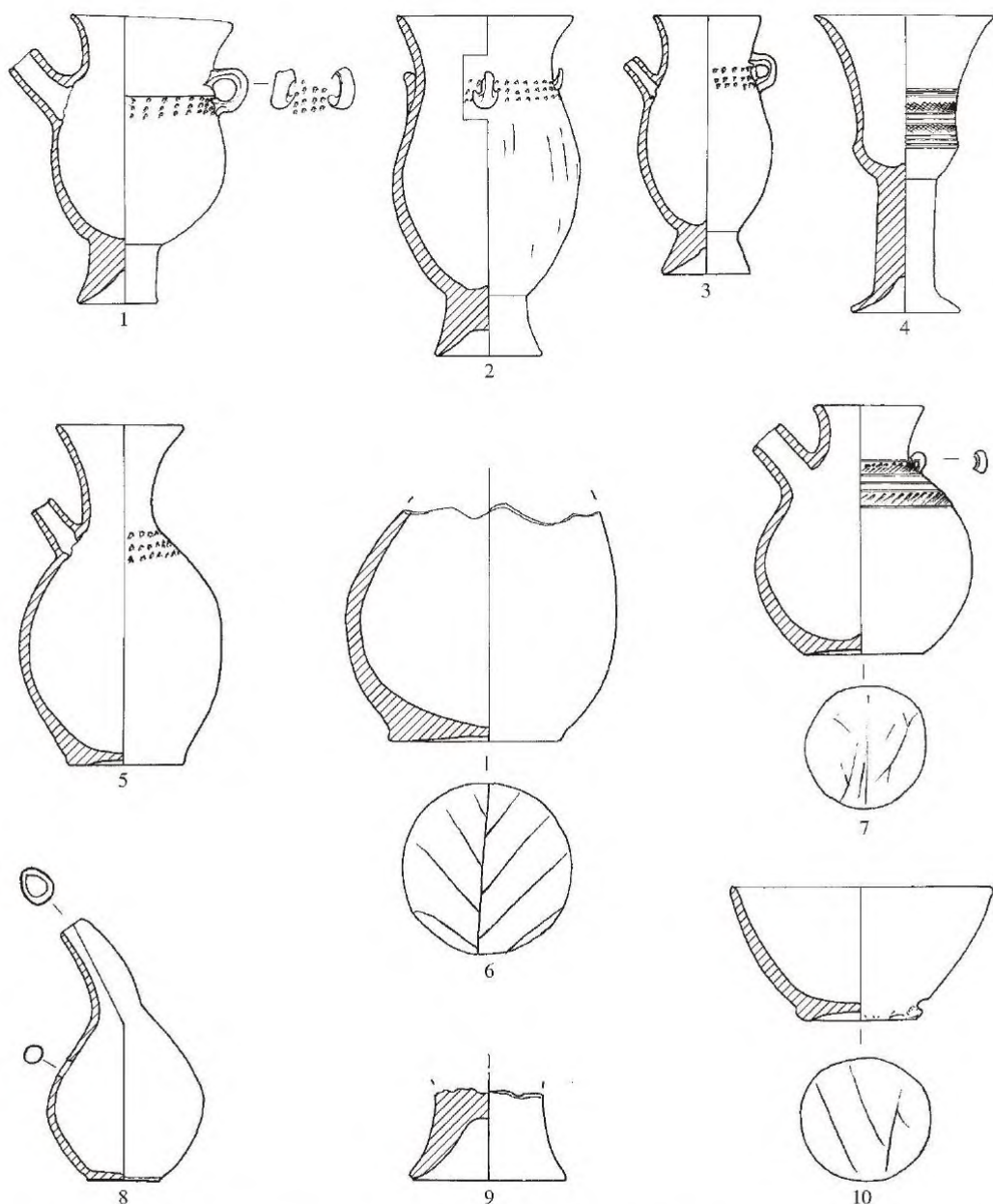
1. 墓葬形制

M75 叠压于第③层下, 打破 F3 和生土。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, 方向 90°, 底部较平, 墓长 2.36、宽 1.2、深 0.4 米(图二二)。墓内填土为黑



图二〇 M19 平、剖面图

1. 陶壶 2. 陶圈足器 3. 陶带流壶 4. 陶碗



图二一 M66、M19、M75 出土陶器

1、3. 带流杯(M66 : 3、4) 2. 圈足杯(M66 : 5) 4. 高柄杯(M75 : 2) 5、7. 带流壶(M66 : 1、M19 : 3) 6. 罐(M19 : 1)
8. 水注(M66 : 6) 9. 圈足器(M19 : 2) 10. 碗(M19 : 4) (1、2、4为 1/4, 3、5、8为 1/6, 余为 1/3)

色粗沙土,较致密,包含较多石块及大量角砾。

陶带流壶 1件。残甚,不可复原。

2. 随葬器物

2件。均为陶器。

陶高柄杯 1件(M75 : 2)。泥质黑陶。侈口,深弧腹,实心高柄,圈足。下腹施刻划纹和弦纹。口径 9.6、底径 6.9、高 16.4 厘米(图二一 : 4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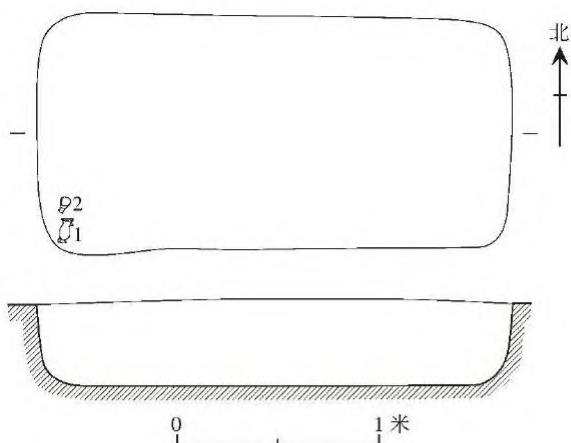
三 结 语

蚂蝗坎遗址以 M15、M36 和 M66 为代表的“凸”字形墓和以 M19、M75 为代表的圆角长方形墓相互无叠压打破关系,随葬器物种类和组

合大致相同,初步判定它们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、时代相近的一类遗存。但是,两类墓葬的区别明显,“凸”字形墓明显比圆角长方形墓面积大,随葬器物种类丰富、数量多,推测两类墓葬很有可能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。

蚂蝗坎遗址此次发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,在安宁河流域已有发现。西昌坝河堡子第二次考古发掘^[1]出土的陶带流壶 M4:5 和蚂蝗坎 M15:27 形态相仿,陶带流壶 M6:27 与蚂蝗坎 M66:1 形态相似。河坝堡子出土的筒形杯 M6:26 与蚂蝗坎 M36:13 相近,燕家山^[2]出土的觚形器 M3:3 与蚂蝗坎 M15:25、M36:12 别无二致。赵山碑器物坑^[3]出土的高柄杯 H1:7 与蚂蝗坎 M75:2 类似,圈足带流器 H1:11 与蚂蝗坎 M66:4 基本相同。此外,在最近公布的材料中,西昌羊耳坡槽子田墓地发现数量较多的“凸”字形大墓和长方形竖穴墓^[4],该墓地的 M96、M116、M118 和 M132 与蚂蝗坎“凸”字形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共性。西昌新庄 M271 出土 13 件陶带流壶^[5],这些带流壶与蚂蝗坎两类墓葬出土的带流壶有诸多共同点。根据 ¹⁴C 测年,蚂蝗坎遗址该批墓葬大多属西周早期,年代为公元前 1000~前 900 年,个别墓葬的年代稍早,进入商末周初。

附记:考古发掘证照为考执字(2018)第(615)号。本次发掘领队为陈苇。发掘人员有陈苇、匡汉斌、董玉伟、张琦、陈笛笛、苏利、张凯、卢龙涛、任润新、邓超、彭汝月、颜青、刘彦、吴桐、刘灵鹤、马玉萍、姜先杰。资料整理由陈苇、任瑞波、陈伟驹、匡汉斌、董玉伟、张凯、卢龙涛完成。摄影由陈苇、董玉伟完成。绘图由曾令玲、赵建完成。发掘工作得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四川大学、西南民族大学诸位师长指导,



图二二 M75 平、剖面图

1. 陶带流壶 2. 陶杯

得到成昆公司及中水五局关心,谨致谢忱。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“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2022JZDZ024)阶段性成果。

执笔:陈苇 任瑞波 陈伟驹
姜先杰 补琦

- [1] 西昌地区博物馆等《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78年第2期。
- [2]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《四川西昌市郊大石墓》,《考古》1983年第6期。
- [3]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《凉山州西昌市麻柳村灰坑清理简报》,《四川文物》2006年第1期。
- [4]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《四川西昌市羊耳坡遗址槽子田墓地 2016~2017 年度发掘简报》,《四川文物》2018年第1期。
- [5]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《四川西昌市新庄遗址先秦时期土坑墓发掘简报》,《四川文物》2018年第4期。

(责任编辑:杨冠华)

四川西昌蚂蟥坎遗址西周墓出土陶器



1. 带流壶 (M15 : 1)



2. 带流壶 (M36 : 20)



3. 高柄杯 (M36 : 16)



4. 带流杯 (M66 : 3)